

## 第二十九回 俏嬌娃拜繼老夫人 賢能婦管教默公子

卻說岑夫人次日黑早先自起來。小梅道：“姑娘還好再睡睡，起得太早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今日他兩公婆要將小姐承繼與我必要見禮，我穿著這夏布裙衫如何使得？須得回去換了衣服來纔好，為此起得早些免得驚動他們。”此時月娥已醒，便道：“娘不用去取。我有一套新做的紗衣服，叫裁縫略做得長了些，祇怕倒穿著，待我取出來試試看。”一面就起來穿衣。岑夫人道：“你新做的衣服不要穿污了你的。”月娥道：“不妨，娘若穿著祇顧穿。”一面說話，一面纏足，下來穿了裙衫，開箱取出那一套新衣服來：卻是一件佛青府紗披風、一件松花色府紗襯衫、一條水合色府紗裙子。月娥抖開披在岑夫人身上，穿了一穿卻甚相稱。岑夫人道：“不要污了你的。”月娥笑道：“娘祇顧穿，污了也不值多少。”正說時，王夫人叫丫頭又送了一套衣服過來，說：“是與岑太太穿的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多謝你太太費心！”月娥道：“你放下就是了。”月娥看了看，卻是一件玄青紗披風、綠紗襯衫、天藍紗裙，又一件天青亮紗披風，因對岑夫人道：“這衣服雖都還是新的，娘但祇穿我這套未上身的好的。”當下叫丫頭取了臉水來。大家梳頭、洗臉完畢，王夫人笑進來道：“姆姆起得恁早？”岑夫人道：“天氣暑熱倒是早些起來清爽，又要親母費心送衣服來。”月娥道：“娘一早起來要回去換衣服，我說前日新做的這套衣服略做長了些，拿出來與娘試穿了穿，倒正合式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是呀，若姆姆穿著就送與姆姆穿了，也是女孩兒的孝敬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我還沒有在姑娘面上盡一點情哩！”王夫人道：“姆姆祇顧穿就是了。”說笑了一回，丫頭請喫早點心。王夫人就叫端到這裏來喫，卻是四盤：蒸糕、粉團、卷酥、果餡，四盞雀舌芽茶。

母女們正用過點心，外邊王公叫管家進來問：“太太們若用過點心，趁早涼請到廳上見禮。”當下兩姊妹打扮得花嬌柳媚一同出到廳堂，見銀臺燒燭、寶鼎焚香、堂懸紅彩、地襯氈氍。王公冠帶整齊。岑夫人先與王公夫婦道謝見禮畢，兩夫婦就請岑夫人上坐叫月娥拜繼。岑夫人在上面立受了兩禮即來扶起，王夫人攔住一定叫行了個全禮。岑夫人又與他兩夫婦謝過，道：“一時備不及禮，祇好改日補送罷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姆姆不要費心，他還不曾有甚麼孝敬著哩！”當下小梅又與繼父拜喜，又拜了姑姑，然後兩姐妹交拜。禮畢，王公對夫人道：“房中暑熱，竟不如請親母到花園竹廳內坐，那邊又涼快又好賞荷花。”王夫人就讓岑夫人大家一同到花園中來。

早飯後四處遊玩，但見蟬鳴高樹，魚戲清漣，鳥語林端，花香幾席。母女四人賞玩了一回競天，日色漸高，便一同到荷亭上來倚欄而坐。岑夫人因說起雪姐還魂的這樁事來。王夫人道：“祇說這還魂的事是戲文裏做出來的，那裏曉得真果有這般的奇事。”兩小姐聽岑夫人說出雪姐許多好處，恨不得即見一面纔好。午間就在竹廳上設席，這廳周圍俱是叢篁，掛起四面弔窗，照映得人衣袂皆碧。母女們殷勤勸酒，歡敘了一日。席罷後已是日西，岑夫人要辭了回家，王夫人母女堅執不放，道：“姆姆過去，獨自一個也覺冷靜。如今大相公不在，祇要把前門關了，從後門往來甚便，這裏並沒有閑雜歹人，姆姆放心，常住在這邊也不妨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承親母不棄，祇不要把我當客待纔好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是呀，姆姆也莫怪簡慢。”因此岑夫人就住下了。從此以後，母女們無日不相往來，大約岑夫人在這邊住的日子居多，此話暫歇。

且說岑公子主僕二人到了南直，先尋了一個寓所住下，及到自家門口見房屋仍然封鎖。那領右人家見了岑公子都歡喜道：“公子去了許久，如今回來正好進鄉場，今科必然高發。”岑公子道謝，遂逐家拜望，內中有一個老者道：“如今老太太可康健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多謝垂

問，託福安康。”老者道：“上年有一個過路的江西相公到這裏來訪問，見房屋封鎖，他憤憤而去。這房屋本縣大爺奉上司所委沒奈何到來封鎖，後來催賣了幾回也沒人敢買。那侯巡按離任時也不暇提起這事。大相公何不去見見本縣大爺，開了鎖，仍舊搬回來住何妨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承老丈關切，但既經封鎖，此人還在縣裏，也不便擅專，祇好從緩商酌。”又一個道：“公子今科高發了，他雙手送還也嫌他遲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承高鄰們關愛。”當下謝別了鄰里，一徑進城來拜徐老師，一來拜准，二來銷假。

到得衙署，門斗即忙通報，徐老師聽得岑公子到來，三步做兩步迎接出來，拉著手道：“賢契一別三年老夫時常記念。如今令堂可曾回來麼？”一面問話，已到書房。岑公子謝畢坐下，因說：“自同家母到東省，不料母舅已故，家業蕩然，因在一蔣舍親家住下，不覺三個年頭，竟不知南邊信息。夏初同老母回來在揚州遇見了老僕的兄弟前來報信，纔知道這邊的情節。那時侯公未去，祇得同老母又往湖州暫住。如今得了侯公去信，纔敢回來銷假。”老師道：“鄉場在即，我甚是盼望。你來得正好，竟在我這裏住罷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承老師見愛，但恐這邊朋友往來，未免不便，門生且在鄭表弟家暫住。”徐老師道：“他家住也好，祇是這個默子自你去後一發猷得不像樣了。喫了酒，當眾大罵侯巡按，勸也勸他不住。你來了，他倒還肯聽你的話。如今你且在此少住幾天，正要與你敘敘契闊。”因問：“你行李在那裏？我叫人去取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無多行李，叫老僕在城外暫住，待門生自去取來。”徐老師道：“不必，祇要說明寓處，叫人去取來就是了。”遂叫了一個門斗，說明寓處，前去搬取。他師生兩人在衙齋便飯，敘說三年之事，一時也難以盡言。午後門斗搬了行李到來，岑忠與徐師爺磕了頭，就叫在後邊喫飯。晚間，師生飲酒談心，直到夜深方睡。次日，岑公子取了兩匹繭綢送了老師，因稟過要往各朋友處拜望。

且說這鄭璞與岑公子是親姑表兄弟，家道卻稱小康，為人樸實，言語憨拙無文，又帶幾分戾氣，作文魯鈍。多虧岑公子指點，十六歲上同進了學，因此最敬重岑公子。這些學中朋友見他憨拙，凡事哄騙他，他卻信以為真。如道考前朋友們把一個從不出的題目騙他道：“打聽得學臺今年要出這個題目，你可留心。”他便信以為實，把這個題目日日磨擬了一篇文章，要岑公子刪改好了，牢牢記誦。誰知進場去恰恰出了這個題目，他反取在五名前頭，甚是感激。這些朋友都以為奇事，因取了他一個諱名叫做“靠天田”

。惟有岑公子不但不戲謔他，反敬愛他，事事與他周旋。自從岑秀到山東去了，他弄得手足無措，終日在家裏納悶，嘴裏不住的罵侯子傑害了他。鄭婆婆祇有這一個兒子，十分寵愛，卻與岑公子同年，祇小月份，上年已與他完了姻，他娘子和氏甚是賢能，兩口兒也十分恩愛。他娘子初時見他的憨樣勸過幾回，見勸不轉也便隨他，後來見慣了就不以為怪。往往有那好玩的朋友到家，故意挑逗他，說得高興連閨房褻事都說將出來。他娘子私下埋怨他道：“你也猷得不像樣了，這是甚麼話，也對著朋友們說？”他笑道：“精扯淡！夫妻、朋友都在五倫裏的，夫妻們的事又是當官的，誰人沒有？說說怕怎的？”他娘子氣得慌，瞅了他兩眼，他祇是憨笑而已。後來他娘子見有朋友來便留心觀聽，見那志誠厚道、斯文端正的便許他往來，那遊戲三昧、輕佻薄劣的便不許他往來。這默公子卻也好，聽了娘子的話，凡是輕薄的到來，便口也不開，茶也不留。那朋友見他有些古怪，偏要再三盤詰他是甚麼緣故，問他這話怎的說

將出來：“我娘子說你輕薄，叫我不要與你往來。”因此有幾個輕佻的朋友自覺無趣，倒漸漸的疏遠去了。凡是斯文端正的到來，和氏娘子便叫他留茶留飯，談詩論文，十分親熱，因此倒長了許多學問。這日正在門口閑站，看見岑公子到來，喜極了，他卻不迎上前來，反急轉身往家裏飛跑，大叫：“母親，岑家哥哥來了，快些叫媳婦打扮了出來拜見！”一面叫著，一面復翻身跑將出來，正迎著岑公子進門笑道：“賢弟見了我為何反跑了進來？”鄭璞笑得話也說不出一句，直至笑定了，纔道：“我的哥哥，我如今娶了弟媳婦了。方纔看見了你，連忙通知他，叫他好打扮了出來拜你。”岑公子笑道：“原來兄弟恭喜了，愚兄失禮，還不曾喫你的喜酒。”

說話時，鄭婆婆已同著媳婦出來，岑公子先拜見了姑娘，這鄭璞卻笑個不住，自己且不與哥子見禮，祇叫娘子與大伯磕頭，口裏還囁道：“叫你妝扮妝扮，怎的就這般出來了？”和氏娘子也不理他，端端正正朝上拜了四拜，岑公子平還了禮。鄭璞纔與表兄拜畢，一同到內室來坐下。

鄭婆婆道：“你兄弟自你去了，竟象發狂的一般，走投無路。去年與他完娶了，幸虧媳婦賢能，他纔略改了些。因想念你半夜裏常發起夢顛來，驚得人不得了。如今你母親住在那裏？身子可康健？”岑公子因將別來之事一一說知，喜得個鄭璞祇是手舞足蹈，說：“何不同舅母搬到這裏來住？”又道：“哥哥不要住在學裏，那個老人家有些古板，拘束得慌，快些搬到這裏來，我叫你弟媳婦好生做茶

做飯請你。”鄭婆婆道：“你看他還是這樣發獸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兄弟本質如此，一些無假，其實可敬。”當下鄭璞叫娘子快些做起早飯來。岑公子道：“我已在老師那邊喫了。今日還要往各處去拜望拜望，明日到這裏來喫飯罷。”鄭璞道：“如此說，哥哥去走一轉，到這裏來喫午飯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今日老師已是費心端正，約定去喫午飯，不好辭得。明日一准過來。”鄭璞道：“你不要哄我，明日若不來，我自己到學裏去請你，把行李都搬了來，在這裏住好。”鄭婆婆也道：“侄兒在學裏住，豈不叫人笑話我們？”岑公子道：“侄兒原要搬來，祇為老師再三留住，不好遽然辭他。今日回去稟知，明日一定搬來。”說畢，就起身出來。鄭璞又再三叮囑，岑公子就諾，遂往各處去走了一轉。午間回學，將姑母相留之事說知，徐老師道：“這是親親之誼，搬去也好，幸喜不遠，好常到這裏來走走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門生自當常來領教。”當午設席相待，師生們直敘談到晚，過了一宿。

次日一早，岑秀方纔起來，鄭璞已到學裏，便跑進書房來逼著岑公子起身。及老師出來，他祇作一個揖，話也不說一句，祇瞪著眼默看岑公子。徐老師見他這個光景，笑道：“你想是一早來請他？且在我這裏喫了早飯同去便了。”鄭璞聽了這句話，纔笑了一聲道：“老師說得是。”當下岑公子收拾行李，叫岑忠覓人挑著先走一步。他師生三人同喫了早飯，又坐了一回。鄭璞幾次丟眉擠眼，催著叫走，徐老師笑對岑秀道：“他這個樣子，祇恐你不去，不要急壞了他，我們改日再敘罷。”岑秀祇得就告辭了，與鄭璞一路回來，於路道：“兄弟為何如此性急？”鄭璞道：“我若不發急，他還不放你哩！”

兩兄弟說著話，已是到家，此時尚在三伏之日，天氣正熱。他書房是個泥地，南邊地方未免有些潮濕。鄭璞卻自己早起生了一大盆木炭，放了一把蒼術、芸香在內，關上了門。那木炭漸漸旺將起來，烘得裏面如火坑一般價熱，滿屋都是煙氣悶住。他回來一開門，煙氣外沖，岑秀喫了一驚，看裏邊時卻是一大盆炭火已待燒完。岑秀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鄭璞連忙搖頭道：“不要響，是我早上起來瞞著他們生了這盆炭火把地烘烘燥，哥哥在裏住不受潮濕氣。”岑秀笑道：“兄弟也太過慮了。”因即叫岑忠同他小廝容兒快將火盆扛出，將窗門大開放出煙火之氣。鄭璞一直拉岑秀到上房明間內來坐下。

此時他婆媳正在廚房收拾午間飯，鄭璞自己去取茶來喫。岑秀道：“兄弟近日文思如何？”鄭璞笑道：“不瞞哥哥說，比從前熟滑了好些。”岑秀道：“這是用了苦功文思日進，所以下筆敏捷了。”鄭璞笑道：“哥哥猜得也著，卻是虧了你弟媳婦的教導。”岑秀驚問道：“原來弟媳婦是個才女？”鄭璞搖頭道：“甚麼才女？他又一字不識，全不在行。偏要我一日做一篇文章，又不會出題，拿了一本書指著那一句就要做那一篇，還恐我騙了他，在題目文章上都記了記號，說遇了通人還要對問。及做完了又要朗朗念與他聽，若做不完就不許我進房睡覺，比宗師還利害。”岑秀笑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

他弟兄在上房說話，不料大娘子有心，在窗外聽了個明白，轉身來告與婆婆。鄭婆婆笑道：“這是他第一個心上敬愛的人，又是骨肉至親，比不得外人，隨他說罷了。”當時同著媳婦走來。岑秀與姑娘作了揖，大娘子也萬福過，就進裏間去了。岑秀道：“兄弟可把近日窗稿與我一看。”這話纔說罷，大娘子在裏邊聽見，想道：正不知他平日做的是些甚麼，好與不好又沒處去對問。今聽見岑公子要看他的文章，連忙捧了一大卷出來，放在桌上道：“正要請伯伯看看，不知做的是些甚麼？”岑公子隨手取了一篇看時，題目是：《柴也愚，參也魯，由也諺》。通篇看了，雖是平鋪直敘，文理卻還清通。又看了一篇，是經題：《女曰雞鳴》，也頗平順。因道：“兄弟近日文思果然比前清通了許多，若再加琢磨，便可馳騁文場了。”鄭婆婆也喜道：“如今得侄兒在這裏指教他就好了。”大娘子聽得說他文章比前更好了，方知平日不是哄騙他，心下也十分歡喜。鄭璞見表兄稱讚他文章比前好了，就拍著大娘子的肩頭道：“你平日不信，今日何如？”大娘子見他又發起呆來，就轉身往廚房去了。鄭璞當下立逼著表兄與他改了這兩篇文章。

已是晌午時候，婆媳兩個在廚房收拾端正，叫容兒就端在上房喫飯。岑秀道：“我同兄弟在外邊去喫，這裏好讓姑姑、弟婦在此。”鄭璞道：“沒得說，大家一同喫喫就是了。那裏三桌兩席？”岑秀道：“姑姑卻不妨，弟婦如何好同桌？”鄭璞道：“這樣說，且待我們喫過了他再喫罷。”岑秀道：“在此日子正長，卻不是常便。”兩個正在分說，鄭婆婆走來道：“侄兒就在這裏喫，我們還未喫哩！”岑秀見姑娘說了，祇得坐下，容兒斟上酒來。鄭璞酒量原好，又見了岑公子，心下十分歡喜，一面說笑，祇顧大杯價喫起來。岑秀道：“我們且喫了飯，到晚間月明下和弟暢飲何如？此時恐怕有朋友來會，喫得臉紅紅的不好看相。”鄭璞道：“哥哥說得是。”因此兩弟兄喫完飯就到外邊書房裏來。岑公子取出兩匹繭綢遞與表弟道：“這是你舅母在山東帶來的，這紫色的姑姑們好做兩件衫子，這本色的兄弟好做襯衣。”鄭璞笑道：“舅母老遠帶來，一定是要收的。”就捧了進來道：“這是舅母送的。”交與母親收了。

岑公子自搬到此，每日有朋友來回看，也有請接風的，到忙了十來日纔得清靜。看看場期不遠，大家打點精神赴試。正是：祇緣才子超群出，應有逢迎傾蓋來。不知他兩表兄弟如何進場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看書要知作者苦心，或添一事，或添一人。俱不得不然。如前回撰出一嚴先生，此又添出一獸公子，一是為表妹婚姻，一是為表兄寓所。但既已添出，不與之一寫，便不如勿添。看他寫嚴先生，便真是個老道學，寫鄭秀才，便活像個獸公子，不意小說中有此神化之筆，人說公子獸，我道公子不獸，待師敬，事親孝，篤於親親，篤於夫婦，真是太古以上人物。

